

# G20 部长级会议 关注增长 警示风险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与劳动就业部长会议、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于7月20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闭幕。与会代表围绕全球经济增长这一核心议题,着重讨论了美联储可能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劳动就业、吸引投资、国际金融监管与财政管理、打击非法避税等问题,最后形成并发表了《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公报》。

## 焦点一： 应对量化宽松退出

尽管美联储尚未提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明确“路线图”,但其引发的世界金融市场波动已经显现,在此背景下美国削减乃至最终结束量化宽松成为了此次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一大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将是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循序渐进的步伐以及明确的沟通至关重要。

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表达了严重关切,韩国财长玄晔锡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处理不当,将可能使新兴经济体受到重创,最终美国经济复苏也将受到影响。俄罗斯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尤达耶娃表示,在美国经济改善使美联储得以缩减购债规模之际,G20 应准备好迎接更大的市场波动。

7月19日,在 G20 部长级会议期间套

开了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对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讨论。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退出具有外部性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目前,部分发达国家似乎对经济前景过于乐观,美国还提出了要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当前美国经济增长仍完全由消费推动,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零,这实际上又回到危机前的状态,表明其结构性改革并未取得进展。近期美国消费增长主要是受益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使民众更愿意消费。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消失,经济增长将可能再度下滑,美国被迫再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将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欧洲外国国家都将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有稳定的策略,要避免出现在退出

过程中被迫再度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发生。

## 焦点二： 解决就业疲软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疲软,复苏基础不稳固,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复苏进度不平衡,许多国家失业率高企。在俄罗斯的倡议下,7月19日在 G20 框架下首次召开了财长与劳动就业部长联席会议,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创造条件增加就业岗位的措施。俄罗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托皮林指出,应该把创造就业岗位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不仅是作为其后果,劳动力市场政策不应再被视为单一的和次要的政策,而应当与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进行整合。

此次会议通过的公报指出,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小于去年,但二十国集团中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依然疲软,不足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并降低失业率。公报呼吁营建更为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支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加速投资和商业发展,使得私营经济部门成为提升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性力量。俄罗斯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指出,中小企业是吸引就业的主力,在本次会议上各国同意为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和商业环境。

## 焦点三： 打击跨国避税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于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过大的财政压力,跨国避税问题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然而在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财政状况趋紧,不得不对跨国避税行为“锱铢必较”。在本次会议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再次向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 G20 打击“合法避税”和关于收入再分配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填补大型跨国企业利用离岸市场避税行为的漏洞,使各国企业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下经营。

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研究反有害税收竞争机制,特别是修订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各国同意拟定避免双重征税的多边协定,认为这将对双边协定更为有效;二是同意研究关于各种“支出扣除”

规则的建议;三是同意修改转让定价方法;四是对跨国企业利用公司结构进行利润转移制定更为严格的税收规则;五是制定措施打击新的避税行为,例如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发展迅速,这使得很难在一个国家中对数字化跨国公司的利润进行计算和征税。

该计划有望促成全球税收系统有史以来最大变革,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表示,二十国集团已同意就打击侵蚀各国税基的行为采取联合行动。英法美三国财长也对该计划表示欢迎,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感谢俄方将该计划接入 G20 议程,并赞赏经合组织为此所做的工作,认为这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税收公平。在本次会议上,G20 成员国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建立多边和双边税务信息自动交换机制,并将其视为一项新的全球标准,成员国希望经合组织在下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前提交相应报告。

## 焦点四： 加快 IMF 改革进度

由于以往通过的改革方案迟迟得不到落实,本次会议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份额问题上也未取得新的进展。G20 成员国在会后的公报中再次表示应尽快批准 2010 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强调 G20 将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份额达成一致,并于 2014 年 1 月前完成第 15 次份额总检查。G20 成员国希望在今年 10 月于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部长级会议期间在上述问题上取得实质性成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 6 月接受采访时再次呼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综合性改革,使其能客观反映国际经济现实,首当其冲的是重新分配组织内部的份额及表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在本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停滞不前已让部分国家感到失望,不过他同时指出美国方面已向其他 G20 成员国保证,在今年秋季美国国会将重新讨论并考虑批准 2010 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

## 各国反应

# G20 留下俄罗斯烙印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作为 9 月 G20 圣彼得堡峰会前最重要的系列准备会议,G20 财长与劳动就业部长会议、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已分别落下帷幕。在俄方的主持下,G20 成员国就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国际税收合作、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就业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凝聚了共识,俄罗斯担任 G20 主席国的成果已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年,俄罗斯将主席国的优先方向确定为“投资、信任和透明、有效管理”,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就业。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的建议下,7月19日首次召开了 G20 财长和劳动就业部长“联席会议”。对于提出这一新倡议的初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前明确指出,为了有效应对就业问题带来的挑战,G20 成员国需要结合宏观经济、金融和社会条件,找到一套系统性、综合性的方案。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开发,而创造就业机会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因此朝着这个方向的首要一步就是召开 G20 财长和劳动就业部长联席会议。

俄罗斯外交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曼图索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在担任主席国期间并未大幅扩展议程、提出新概念或口号,而是结合各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回归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一传统话题,充分体现了务实精神。俄罗斯人口迁移和区域发展研究所监事会主席尤里·克鲁普诺夫对本报记者表示,俄罗斯也期望借助 G20 主席国身份推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再工业化进程,相信在即将到来的圣彼得堡 G20 领导人峰会期间俄会提出一整套系统性倡议,不会令与会者失望。

# 德国呼吁整顿公共财政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此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首要任务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表示,这是本次峰会所释放的“最重要的信号”。各国将于今年 9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峰会上为此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与会各方虽对此已达成共识,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会存在很多问题,德国不希望因为刺激经济而造成巨额新增债务或者滥发货币的局面。此外,朔伊布勒在会上还积极呼吁进一步整顿公共财政,并得到大部分国家的积极响应。二十国集团已经就重新引入债务上限制定了政策草案。德国原本希望所有国家确定具体的债务减免计划。朔伊布勒对此表示已经竭尽所能。

打击大型跨国集团的“逃税”行为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引起德国国内广泛关注。本次会议上,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表示将全力支持建立国家间税务信息自动交换机制,并将其视为一项新的全球标准。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在圣彼得堡峰会上推出一个包括 15 项措施的行动方案,以弥补国家税收体系间的漏洞。专家表示,这一方案将给上世纪 20 年代确立的国际税务体制带来根本性变革。同时,这也标志着“避税黄金时代的终结”。

# 法国赞成打击逃税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敦促各国审慎调整货币政策,并强调国家间的沟通与协调作用,但法国分析人士对会议成果仍有所保留,强调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方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以及各国关切的核心问题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代表法国参加此次会议的法国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在会上不断强调的词是“增长”。他认为,从中期来看,财政整顿和财政纪律非常必要。但从短期看,经济增长则需被放到更为显著的位置。莫斯科维奇警告称,目前全球经济仍然疲软,各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平衡,故而在此背景下,短期内的优先目标应该锁定促进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

但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并不矛盾,如果只是因为希望尽快挽救脆弱的全球经济形势,而片面强调增长优先而忽视规范财政纪律,后果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在会后所说,“增长,但必须强调(财政)纪律”。目前欧美国家的一个共识是,希望减少各自国家的债务和赤字。但是各方必须根据各自的经济形势,慎重调整复苏步伐以及所努力的方向。

除此之外,法国方面对这次会议达成的另一项共识则颇为买账,即打击税务欺诈问题,并认为这项计划最终将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得以采纳。自去年年底以来,法国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有关谷歌、星巴克、亚马逊和苹果等一些跨国公司利用宽松政策逃税的新闻。法国税务部门甚至曾一度调查了谷歌公司位于巴黎的分公司总部,希望获取谷歌法国公司为其母公司通过爱尔兰分公司逃税提供技术和行政方面支持的证据。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 颖

# G20: 能否推动全球治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徐飞彪

此次 G20(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俄罗斯举行,很大程度上是为 9 月份即将召开的圣彼得堡峰会暖场。在全球经济持续走缓、国际金融市场加剧动荡的当口,G20 会议的即将登场无疑给人们带来几许期待。那么,今年的 G20 会议能带来什么成果? G20 在推动全球治理中能起多大作用? 它能否扮演领导角色?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改变了 G20 的地位。此后,G20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首脑峰会,若干次部长级会议以及不定期的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也更加重要和广泛。2008 年 11 月以来,G20 峰会已举办了 7 次,今年 9 月圣彼得堡峰会将是第 8 次(第 9 次和第 10 次将在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举办)。5 年来,G20 遏制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恶化功不可没,在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加大金融危机治理,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防范保护主义抬头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G20 是当今世界无可替代的全球治理新平台。首先,二十国集团的世界经济地位举足轻重。19 个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

GDP 的 80% 左右,如果包括欧盟成员,比重更是超过 90%。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也占据全球大半壁江山。其次,二十国集团的代表性较强。成员国来自亚、非、欧、美洲和大洋洲,总人口数量超过全球一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量基本平衡。第三,现有成员国是各大国际组织中的核心成员,拥有巨大影响力。在 IMF 中,G20 成员国占总投票权数 60% 多,拥有 15 个执行董事席位。

理论上,G20 可以利用其独特国际影响力,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但近年来,G20 的表现越来越让人失望,权威性日渐流失。除危机之初各国在加强政策协调上展开了有效的合作,5 年来,G20 在事关全球稳定的大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与危机前相比,并没有根本改变;虚拟经济膨胀,与全球实体经济比重仍然虚高不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问题尚未解决;金融产品和交易的依然不透明,影子银行问题突出;发展中国家在 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性仍然不足,美国和西方绝对主导地位与之前相比并无二致;作为引发此次金融

危机的主要“祸根”——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保持原貌,等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在金融税问题、资本管制问题等争吵不断,许多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至于有人将 G20 的共同倡议看成“橡皮图章”。G20 下属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已经就国际金融改革等提出多项议案草案,等待 G20 峰会拍板定调,推动执行,但前景显然不令人乐观。

G20 问题如此之多之大,其背后原因复杂多样。一是与国际大格局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危机之初,西方国家深陷困境,急需借重发展中国家力量帮助脱困,主动升级 G20 地位,推动全球“共治”,因此,2008 年和 2009 年,G20 各项工作进展较顺利。但随着经济逐渐走好,危险期已过,美国和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需求下降,推动其解决国际问题的动力下降。2010 年的首尔峰会便成为分水岭,G20 在推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阻力加大,进程趋缓。可以预见,今后数年,如没有改变,G20 峰会难

以让人兴奋。二是 G20 自身需要变革。G20 成立之初,就是西方国家依照 G7 模式设计运作的,存在先天“缺陷”。它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对话机制,没有常设与执行机构,没有章程,不能确保执行和问责。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缺陷,19 个国家之外广大国家的声音和意见完全被忽视,非洲在 G20 中仅一个代表,低收入国家被拒之门外。总之,G20 的表现曲线先升后降:危机来临,其地位急剧上升;“后危机时代”,地位又快速下滑。

全球化时代,各国离不开全球治理,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人类有太多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共同面对。而现有国际机制中,G20 作为新型全球多边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是国际社会的重大机制创新,可以发挥其独特领导作用,推动全球治理。

